

## 老爸老妈过“七夕”

□魏益君

说起来,七夕情人节好像只是年轻人浪漫的专利,可老爸老妈这几年也追赶潮流,每年都过一个有滋有味的“七夕节”。

第一次过七夕节是在老妈55岁那年,那时,老妈正是更年期最郁闷的阶段,情绪反复无常,看谁都烦。特别是老爸,被老妈欺负得天天挠头。我可怜老爸,就问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。老爸就说,七夕节不是就要到了吗,我打算和你妈也像你们年轻人一样浪漫一回,去我们当初下乡插队的地方度“七夕”。

爸妈当年插队的村子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山村,那里林茂粮丰,瓜果满架。当年,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,山山水水记下了他们劳动的身影,记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,记下了他们的爱情起航。当他们穿着情侣衫出现在村里,小村沸腾了,让爸妈一下子找到了久违的亲情与感动。那一晚,他们来到村头那株古老的葡萄架下,那是爸妈第一次吐露心声的地方。他们彼此对望,像当年一样地呢喃细语。山里的夜空高,天上的银河清亮,或许,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没有幽会,爸妈已然沉浸在温柔的甜蜜中了。

从乡下度“七夕”回来,爸妈果然有了不小的变化,老爸更加呵护老妈,老妈也一改过去的骄横,对老爸也温柔体贴起来。我问老爸那次乡下度“七夕”的经过,老爸就说了个大概,还说那一晚他还专门把当年老妈写给他的诗歌带去念了。老爸说这话时,脸上仍然带着甜蜜,我不难想象,那一晚,他们是度过了一个何等浪漫的“七夕”。

第二年“七夕”临近的时候,老爸又开始开心地准备了,我问老爸打算去哪,老爸说,趁着还能走动,去云南,情人谷。

我不知道七彩云南的情人谷给了老爸老妈多少心跳的感觉,反正他们回来后,竟然曲不离口,天天哼唱着动听的情歌。他们还带回来一套当地的民族盛装,兴趣来了就穿上,到小区的广场上舞蹈一番。他们恩爱的样子和翩翩的舞姿,不时引来阵阵喝彩。

年年“七夕”年年新,随着一个又一个“七夕”的过去,老爸老妈的心儿在年轻,感情在加深。

又到“七夕”了,我问爸妈今年计划去哪,他们异口同声说:“保密”!

听着,我笑了。我想,这一定又是一个浪漫的“七夕”……

## 我的美术老师孙瘦石

□陈峰

我是1954年9月进入盐中读初一的。当时的美术老师有两位,一位是年轻的杨裕福老师,另一位是年长的孙瘦石老师。孙老师的名望很高,1934年出版《孙瘦石山水集》,由吕凤子题跋,内分山水画气韵、布局、临摹等。其论甚精辟,为不可多得的水画研究专著。孙老师后又结识徐悲鸿、傅抱石、刘海粟、李可染、陆一飞等名家。他潜心艺术创作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,尤以山水擅长,默默耕耘数十载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名人画家。

孙瘦石老师系江苏东台人,1916~1919在上海美专任教,后在镇江、东谷、如皋、海安等地中学任教。1950年从黄桥中学到盐城中学任教。他个儿不高,瘦瘦的,但走起路来很有精神。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颇有一番老知识分子的范儿。他一人独住在校园西南边一间平房宿舍里,平日里有一位不住宿的保姆,帮助打理日常生活琐事,如烧菜煮饭、洗衣缝补等。

当时盐中只有初中上美术课,每周一节45分钟。教我班美术的就是孙瘦石老师,开始都是模拟一些几何图形如正方体、圆柱体、锐锥体等,之后就是石膏头像之类的物件,要我们按照搁在讲台上的几何图形或石膏头像等,用铅笔在作业本上依葫芦画瓢。老师说,学画画要从基础学起,画几何图形和石膏头像等是必备的基本功。

因为我喜爱画画,经常向孙老师请教,他也乐于指导,故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相对比较亲密。有一次,我到他家拜访,他从藤箱里拿出珍藏的山水画作给我看,让我惊奇不已。这就是他与吴湖帆合作的山水画《山水松云图》,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,用的都是英文字,装帧很精美,封面封底用的是丝绸面料,但没有装订成册,而是一页一页夹在一起的,画页都是铜版纸。孙老师给我看时,也是一页一页抽出来的。每抽一页,他总要给我讲解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,表达什么意境,又是怎样构图来表达的。尽管那时我还似懂非懂,但对我来说,仍有很大启发,觉得我国的山水国画真是太美太美了,令人神往。

正因此故,上初二时,年级成立美术兴趣小组,孙老师指定我为组长。我清楚地记得,上第一节课的教室是在西南楼下最东边的一间教室,是下午两节课后进行的。上课时,令我们兴趣小组每个同学都十分惊讶的是:他拎出一条桂花鱼(鳊鱼)挂在黑板旁的墙上,每人发一张四开大的毛边纸,和各人事先准备好的毛笔、墨水和砚台,进行写生。正当我们个个感到为难时,孙老师不慌不忙地给我们讲解国画写生的要领:先用铅笔轻轻勾画出桂花鱼的轮廓,尤其是头部的眼睛和嘴巴,然后用黑墨水进行勾勒,再用淡淡的墨水在鱼脊背上涂抹。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,要等淡墨水要干未干时,用浓一点的墨水快速在上面点上许多点点,这样,“点点”慢慢散开,与之融为一体,就活像桂花鱼脊背上的花纹斑了。当然头部和尾巴也少不了用浓淡墨水进行加工。画完后,每个人的作业都要上交老师,待下一课时,孙老师还会一一进行点评。

孙老师不仅国画有很深的造诣,他的水彩画也非常出色。大约1955年秋学期,在盐中西楼(教师办公楼)路南的画廊橱窗里,展出了一幅孙老师的《螃蟹》水彩画,曾引起全校师生的轰动。这是一幅煮熟的螃蟹水彩画,无论是近看,侧看,还是远看,都非常逼真,仿佛是刚出锅能嗅到蟹的香味似的,令人流连忘返。孙老师给我们美术兴趣小组同学上课时,曾讲述了他对这幅水彩画的创作过程。开始,他也画了几幅,但都不满意,主要难点就是煮熟的螃蟹壳上一个浅浅凹洼的颜色难以把握。他琢磨来琢磨去,最后用的是橙色加淡黄再加一点紫色等颜料调配而成的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成功在于画家的匠心。

1963年,孙瘦石老师因病去世,我们永远怀念他。

## 奶奶对爷爷的“惯”

□马瑞

晚上十点半,我刚把宝宝哄睡,就接到了妹妹小晨的电话。还没等我说话,电话那边就传来了妹妹的哭腔:“姐,周帆就是个大骗子!婚结了、孩子生了,就全变了……”我蹑手蹑脚地躲进书房,认真听着妹妹的倾诉。

妹妹将近半个小时的哭诉,全都围绕着周帆,这个和妹妹结婚不到两年的男人。婚前他是浪漫的,给妹妹织围巾,带她放烟花,努力制造浪漫与惊喜。婚后他是无趣的,连七夕看个电影都要各自买一张票,只因为这样每人可以领一张优惠券,多省十几块钱。

“那你觉得他现在还有什么优点?”我之所以这样问妹妹,是我想起妹妹在恋爱的时候,曾经满脸幸福地对我说:“周帆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”。“没有优点!”妹妹不假思索,斩钉截铁地回答。“特别懒、不爱带孩子、不爱干家务……”我不禁在心中暗暗感叹,婚姻把曾经的红玫瑰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把白玫瑰变成了衣服上的一粒饭渣子。

其实,我步入婚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,婚前觉得男朋友千好万好,婚后才发现老公一身毛病。争吵、哭诉、伤心,甚至是后悔。之后我才突然发现,我的心态已经截然不同。恋爱期间我拿着放大镜找对方的优点,关闭了那只挑剔的眼睛,所以看到的全是美好;而婚后我却拿着挑剔的眼睛去观察对方,关闭了那只发现美好的眼睛,必然看到的全是缺点。

小时候的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,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过争吵。无论爷爷做什么,奶奶总是笑眯眯地说:“好”。爷爷偶尔洗了一次碗,结果打碎了两个盘子,奶奶边收拾残局边道:“挺好,洗得比我干净多了。”爷爷熬一次稀饭,一勺子下去都捞不上几粒米,奶奶却笑着说:“挺好,今天就想喝点稀稀的米汤。”爷爷出门挖野菜,菜没挖几个,却把铲子丢了,奶奶却说:“丢了就丢了,那个铲子我用得也不顺手。”然后,指着那几颗野菜满意地夸道:“这菜可真俊。”

原先我总觉得奶奶脾气真好,这么“惯”着爷爷,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奶奶婚姻长久幸福的秘诀。这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,也不存在完美的婚姻。公主和王子盛大的婚礼结束后,就开始归于柴米油盐的琐碎。好的爱情需要睁开那只发现美的眼睛,关闭那只挑剔的眼睛,让爱照进来。

最后,我问妹妹,七夕那天你们看电影省下来的钱干什么了?妹妹顿了一下,好一会才回答:“他给我买了一杯奶茶,还挺好喝的。”说到这里,她自己忽然又意识到了什么,“扑哧”一声乐了,我不由也跟着笑起来。

挂掉妹妹的电话,我不禁感慨:爱情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这样婚姻才能幸福长久。